

人民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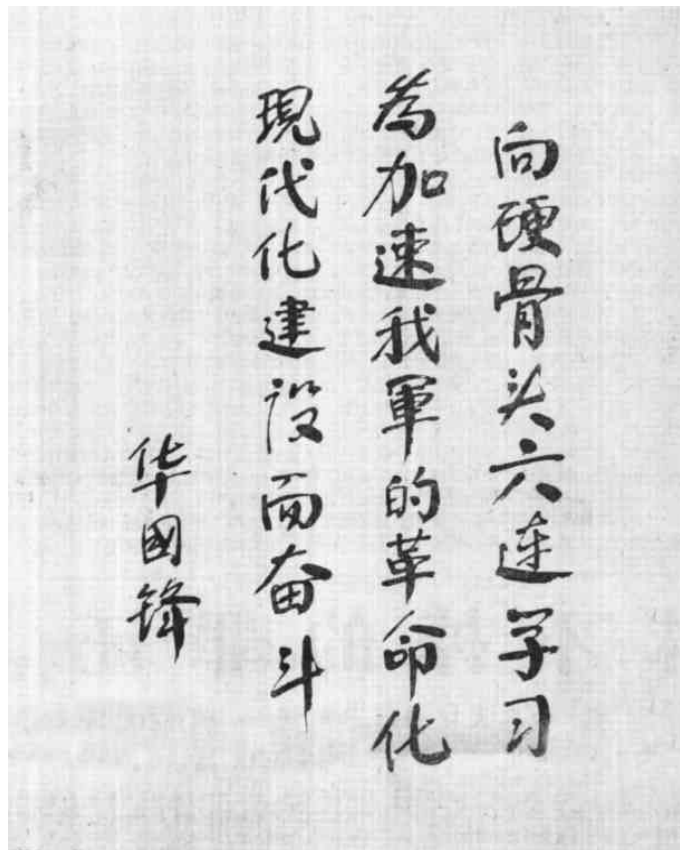
RENMIN RIBAO

1977年6月5日 星期日
农历丁巳年四月十九 第10558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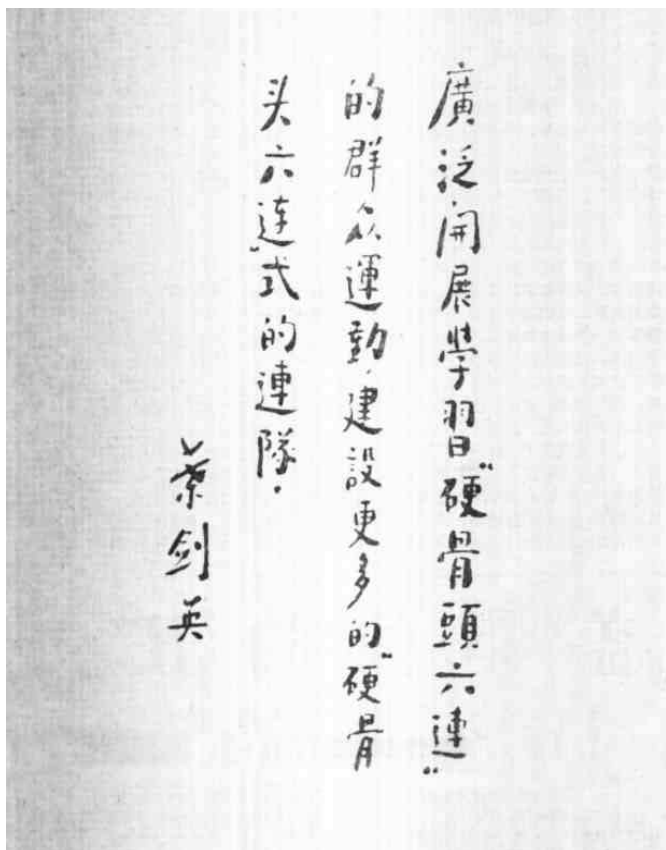
毛主席语录

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6页



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关于向硬骨头六连学习的题词



敬爱的叶剑英副主席关于向硬骨头六连学习的题词

(新华社发)

华主席会见佛得角政府代表团

华主席同杜亚尔特团长等贵宾进行了诚挚友好的谈话。谭震林副委员长等参加会见



华主席同杜亚尔特团长进行诚挚友好的谈话。

新华社记者摄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六月四日讯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由佛得角共和国全国人民议会议长、外交部长阿比利奥·杜亚尔特率领的佛得角政府代表团。

宾主合影以后，华主席同杜亚尔特团长和代表团团员若热·卡洛斯·丰塞卡、若热·丹尼尔·斯彭塞·利马、劳尔·若热·巴博萨，进行了诚挚友好的谈话。华主席说，你们万里迢迢前来我国访问，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欢迎。我们相信，相互之间的访问必将进一步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华主席说，阿里斯泰德·佩雷拉总统是中国人民尊敬的一位老朋友，请你们回国以后，向佩雷拉总统，向佩德罗·皮雷斯总理，向佛得角人民，转达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和我本人的问候。杜亚尔特团长说，我们在访问期间受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热情接待，这使我们感到在这里象是在家里一样。他说，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有深切的敬意，因为中国人民的成就是有益于第三世界的。杜亚尔特团长向华主席转达佩雷拉总统的团结友好的情谊和敬意。

会见自始至终充满亲切、热烈的气氛。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谭震林，外交部部长黄华、副部长何英，参加了会见。



华主席同佛得角政府代表团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应我国政府邀请前来进行正式访问

尼迈里总统率苏丹政府代表团六日到京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六月四日讯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邀请，苏丹民主共和国总统加法尔·穆罕默德·尼迈里率领苏丹政府代表团将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六日抵达北京，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

加速我军革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号召



在抓纲治国战略决策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在学大庆、学大寨，全国掀起比学赶帮的热潮中，英明领袖和统帅华主席亲笔题词，号召我们：“向硬骨头六连学习，为加速我军的革命现代化建设而奋斗”。敬爱的叶副主席也题词号召：“广泛开展学习‘硬骨头六连’的群众运动，建设更多的‘硬骨头六连’式的连队。”

华主席、叶副主席的题词，是对人民解放军的亲切关怀，是全军指战员的荣耀。这是我军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这是继承毛主席关于“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的思想，向全军发出的伟大动员令，对我军的建设将起到巨大的鼓舞、激励和推动的作用。

我们现在的—个光荣任务，就是要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广泛开展学习“硬骨头六连”的群众运动，加速我军的革命现代化建设。

建设革命现代化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时起一再强调的。毛主席说：“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这个真理，已经为民主革命的实践所证实，也已经为二十多年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所证实。在人类的阶级社会历史上，任何阶级，任何国家，都是注意实力地位的。我们要用革命的实利对付反革命的实利。我国社会主义强大的经济力量，我国的武装力量，都是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实力的具体表现。今天的世界，我们国家要受人家欺负，不再象旧中国那样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就必须不断加强我们的国防。没有一支革命现代化的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就不能抵御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就不能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祖国，

就不能保证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我军革命现代化建设不但要加强，而且要加速。速度问题，是一个十分尖锐的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现在，国际上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苏美两霸的争夺日益激烈，世界大战总有一天要打起来。难道我们能不作打仗的准备吗？难道不要早一点作好打仗的准备吗？特别要看到苏修亡我之心不死，这一点，绝不是勃列日涅夫之流叫喊什么这是中国的“臆造”“谎言”所能掩盖得了的，而是世人目共睹的现实。战争是力量的竞赛。我们准备得越早越充分，胜利的把握就越大。落后就意味着被动挨打。别看苏修、美帝把“缓和”“裁军”的调子唱得老高，实际他们都在加快扩军备战的步伐。形势逼人，时不我待。我们要立足于早打、大打，同敌人抢时间，争速度，一年当两年用，革命加拼命，在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同时，把军队建设更好更快地搞上去，为对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做好充分准备。我们一定要解放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

加速革命现代化建设，就要认真真地学习“硬骨头六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原则是用革命化统率现代化。我们的现代化，同资产阶级军队的现代化是截然不同的。我们是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依靠革命的政治工作，依靠人的政治觉悟和积极性创造性，去实现现代化，发挥现代武器、技术和装备的作用。“硬骨头六连”，是在军队建设上贯彻执行毛主席路线的一面红旗，是用革命化统率现代化的先进典型。如果我们都像六连那样，坚持毛主席为我军规定的路线、方针、原则、制度，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发挥政治工作的威力，都象六连那样有压倒一切敌人的狠劲，百折不挠的韧劲，坚持到底的后勤，有无产阶级的硬骨头精神，那么，我军建设成为一支革命现代化的强大军队，就大有希望，就指日可待。

“硬骨头六连”是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特别是在同林彪反党集团和王张江姚“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

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学习“硬骨头六连”，加速我军革命现代化建设，就要深揭狠批“四人帮”。毛主席说：“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揭批“四人帮”，就是当前的纲，当前的主题。“四人帮”对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危害极大，流毒和影响很深，我们切不可低估。要把揭批“四人帮”这场伟大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非下狠心不可。不抓揭批“四人帮”，一切无从谈起，什么工作也上不去。只有彻底破除“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才能牢固地确立。我们要抓纲治军学六连，掀起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高潮，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把被“四人帮”搞颠倒了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把被他们破坏了的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恢复和发扬起来，摧毁“四人帮”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使毛主席的路线在我军各个方面得到完整的贯彻执行。

为了响应华主席、叶副主席的号召，全军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同志，都应该问一问自己：对于加速我军的革命现代化建设，是真想还是假想，是十分想还是只有几分想，是想得很厉害还是不那么厉害？真想，十分想，想得厉害，那就要向“硬骨头六连”学习，就要把学习“硬骨头六连”的群众运动广泛开展起来，就要拿出六连那种革命硬骨头精神。能不能有慢慢来的思想？不能。能不能满足于不前不后的中游状态？不能。要不怕苦不怕累不畏难，不要打个人主义小算盘，不要有懦夫懒汉世界观。抓纲治国要今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这个要求同样适用于抓纲治军。我们能不能只有一个“硬骨头六连”，也不能只有十个、八个、几十个、百多个，而是要有成千上万个“硬骨头六连”式的连队。不但要有硬骨头连，而且要有硬骨头营、硬骨头团。让我们象大庆人、大寨人和雷锋、王铁人那样对待革命和工作，来一个比学赶帮的竞赛吧！象华主席指示的那样，“先进更先进，后进赶先进，革命加拼命，无往而不胜！”看哪个部队的雷锋战士和“硬骨头六连”式的连队更多，看谁对加速我军革命现代化建设的贡献更大！

盖不住的丑史 抹不掉的罪证

——揭露“四人帮”相互包庇，销毁反革命历史材料，杀人灭口的罪恶阴谋

公安部批判组

王张江姚“四人帮”的老底终于被揭开了，他们的反革命面目已经大白于天下。

长期以来，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唯恐他们的特务、叛徒、阶级异己分子的反革命面目被揭露，千方百计地掩盖他们的罪恶历史。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利用他们窃取权力，与林彪、陈伯达伙同一切阴谋诡计，采取阴谋狡诈、凶狠毒辣的手段，大干销毁有关他们反动历史罪证的阴谋活动，妄图逃避党和人民群众的惩罚。马克思、恩格斯告诉我们：“要对付这一切阴谋诡计，只有有一个办法，然而具有毁灭性力量的办法，这就是把它彻底公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72页）现在，就让我们把“四人帮”销毁他们反动历史材料的阴谋手段加以揭穿，把他们的罪恶活动公布于众，看一看这些坏人面东西怎样以假象欺骗我们，而在暗地里却干着我们所意想不到的事情吧。

“四人帮”的阴谋手段之一，是秘密转移、互相隐瞒他们的反动历史材料。

“四人帮”这伙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在理论上上一窍不通，搞起阴谋活动却颇为能干。他们颠倒黑白，欺世惑众，把自己的反动历史材料说成是有人“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有毒材料”，贴上“防扩散”的封条，相互包庇，隐瞒罪证，欺骗党，欺骗人民。一九六八年五月，当一些办案人员谈到三十年代的历史材料时，江青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说：“看到疑难材料，不要扩散，要直接送给我。”现在查出的大量罪证说明，江青讲所谓“疑难材料”，指的就是他们那些反动的历史材料。所谓“防扩散”，不过是用骗人的借口，把材料搞到自己手中隐藏起来。多年来，王洪文、张春桥密藏着江青的反动历史材料；姚文元密藏着张春桥及其老婆的反动历史材料；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密藏着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的反动历史材料。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个文痞姚文元。他有一段绝妙的自白，不妨引来，略加剖析，对于揭穿这个阴谋家的卑鄙伎俩是大有好处的。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四人帮”的一个亲信从上海送给姚文元四件材料，其中三件是关于张春桥参加国民党复兴社特务组织等问题的重要材料；另一件是反映张春桥的老婆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材料。姚文元拆阅了这些材料，不报告毛主席、党中央，作贼心虚地批注：“内件未拆，不知内容，请报告春桥同志、王洪文同志。按中央规定处理。”实际上姚文元把这些材料密藏达七年之久，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才从他的住地查出。姚文元的这个批注是很费了一番脑筋的。他明明拆阅了，却说“内件未拆，不知内容”。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他不报告毛主席、党中央，把材料密藏在自己家中，却装模作样地写上什么“按中央规定处理”。真是既要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短短的一段文字，包藏着多么险恶的用心。他大概以有这样一“注”，他就进退有路，万无一

失了，既可以达到包庇的目的，又可以在万一事情败露之后推卸包庇之罪。然而，机关算尽，弄巧成拙，姚文元的这一手，到头来，既没有包庇张春桥的罪恶历史，也未能挽救他自己。他的那个“批注”，如今落到人民手里，倒是成为“四人帮”互相包庇的一个铁证。

恩格斯指出：“一切党派的特点都是彼此依附和进行阴谋活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06页）“四人帮”就是鲜明地具有这样一个特点。他们你帮我，我帮你，你为我隐，我为你藏，在彼此依附和相互包庇的阴谋活动中，勾勾扯扯，死死地抱成了一团。

“四人帮”的阴谋手段之二，是秘密查封、暗中收缴有关他们反动政治历史问题的各种材料。

张春桥、江青以及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这伙叛徒、特务、老反革命，早在三十年代，就混迹于上海十里洋场，投奔在国民党特务门下。他们反共反人民，罪恶满天下，臭名在人间。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小将走上社会扫“四旧”的时候，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些历史上充满着臭气的丑类们，很有一点点惶惶然。他们生怕自己那些见不得人的罪恶历史材料落入人民群众的手中，于是，白天说人话，夜里搞鬼事，嘴上高喊“支持小将的革命行动”，暗中密谋策划，乘机混水摸鱼。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江青勾结林彪反党活动，采取特务手段，在上海、苏州等地大搞抄家活动。他们秘密组织人，侦察知情人的地址，冒充红卫兵，半夜三更，鬼鬼祟祟，以“扫四旧”、“查黑帮”为名，查封江青在三十年代的历史材料，什么文件、书信、照片、旧报纸、旧杂志，全部收缴，片纸不留。

“四人帮”为了收缴他们的反动历史材料，绞尽了脑汁，费尽了心机，无法不想，无空不钻。一九七四年，江青从一封信中得知一个单位存有一包涉及叛徒特务姚蓬子的材料，立即批交王洪文、张春桥：“设法把这些材料取来”。经过一番密谋之后，一个既要窃取罪证又想不露马脚的政治阴谋炮制出来了。他们的死党在取走材料的收据上，不写王洪文、张春桥、江青的名字，只写“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不写是姚蓬子的材料，只写取走了“查包材料”；不写交给了王洪文，只写“上缴中央”。真可谓搞鬼有术，无所不用其极！

“四人帮”的阴谋手段之三，是秘密销毁他们反革命的历史罪证。

“四人帮”不择手段，通过各种渠道，查封收缴了大批有关他们反动政治历史问题的材料，密藏在自己的保险柜里也还是不放心的。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以“清理材料”为名，偷偷销毁了大批罪证材料。一九七四年七月，“四人帮”指使他们在上海的党羽，一次就销毁了姚蓬子的罪证材料达三十二份之多。叛徒江青为了销毁自己的丑恶历史材料，更是挖空心思，表演得淋漓尽致。文化大革命以来，她经常破口大骂，有人要“整”她，搞她的“黑材料”，说什么“这都是些

见不得人的小丑搞的小手法”。不错！搞“小手法”的，确有人在，但是别人，正是她江青自己。几年来，这个可耻叛徒暗地里销毁了自己的大批罪证材料。她平时吃饭穿衣都要人伺候，既怕热又怕光，但在一次次销毁自己的反动历史材料时，却是谁都不用，亲自动手，一个人偷偷摸摸躲进阴暗的小屋里，把门关得紧紧的，一烧就是一个多小时，也不怕烟熏火燎，连纸灰也要搞得碎碎的，以求不留痕迹。究竟是誰在干着那些“见不得人”的罪恶勾当，不是一清二楚了吗？“四人帮”的阴谋手段之四，是残酷迫害知情者，甚至杀人灭口。

王张江姚这些新老反革命，懂得物证的效用，也深知人证的重要，总是把知道他们反革命老底的人，视为心腹大患，必欲除之，方能心安。如若不除，夜不成眠。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大干杀人灭口的罪恶勾当。

江青一九三四年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经中统特务赵耀珊审讯，自首叛变。为了掩盖这段罪恶历史，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四处查找赵的下落，妄图搞掉她自首叛变的这个重要人证。直到得知赵已死去，方才罢手。

“四人帮”对了解他们罪恶历史的知情人，则是捏造种种罪名，横加迫害。一九六七年，江青查到了一个了解她叛徒罪行的同志时，立即同林彪的一个死党密谋说：“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他们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把这个同志打成“特务”，活活整死。这个心黑手毒的江青，甚至对在三十年代曾经服侍过她的一个女佣人也不放过，派人抄家，秘密逮捕，长期关押达七年之久。“四人帮”还在上海等地下令查封一些单位保存的三十年代的历史资料，叫嚣“对这些材料看一眼是犯罪，听一句也是犯罪”。把接触过他们反动历史材料的同志，打成所谓“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私立专案，刑讯逼供，大搞法西斯专政。更为卑劣的是，他们利用职权，以“工作需要”为由，叫人查找他们的历史材料，而后反咬一口，诬陷这是搜集他们的“黑材料”，搞他们的“黑专案”，残酷迫害，置人死地。其用心之险恶，手段之狠毒，实属罕见。

“四人帮”对人民的公安机关更是恨得毒更，恶毒诬蔑为“干尽了坏事”，“比国民党特务还坏”，狂叫要“坚决打倒”，“彻底砸烂”。为什么这些自诩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如此刻骨仇恨？如果说过去难以理解的话，现在就清楚了：他们本来就是一伙穷凶极恶的新老反革命，他们把公安机关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是毫不奇怪的。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对公安机关保存的历史档案怕得要死。江青咬牙切齿地咒骂公安机关搞她的“黑材料”，有她的什么“特别档案”，则需要“争夺档案”，“要到公安部清查档案”。他们勾结林彪反党，指使他们的亲信，在公安部和上海等地公安机关偷偷收缴、暗地销毁了他们的许多罪证材料，把在工作中接触过这些材

料的公安干部，打成“整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侦察控制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特务”、“反革命”，残酷迫害，拘捕入狱。一九六四年，江青曾向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查问公安局有没有她被捕时的指纹档案；一九六六年，她又要原上海市公安局警卫处处长查找她过去在上海被捕的档案材料，企图销毁自己的罪证。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江青害怕这个问题被揭发，先发制人，倒打一耙，诬陷这两个同志搞她的“黑材料”，伙同张春桥把他们逮捕关押，使一位同志在狱中致病身亡。许多无辜的革命同志，就是这样蒙受不白之冤，被“四人帮”整得死去活来。

销毁罪证，杀人灭口是一切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的惯用伎俩，是他们的反革命本性决定的。他们代表着反动阶级的复辟愿望钻到无产阶级内部，手中无真理，身边无群众，极端孤立、极端虚弱。为了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必然要采取各种卑鄙手段掩盖自己的反革命真面目，否则，连一天也混不下去。中国革命史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曾经多次出现过这种现象。当年，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巴枯宁，隐瞒自己背叛革命的罪恶历史混入第一国际后，当他拼凑“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即将被揭穿时，巴枯宁指使他的死党进行暗杀活动，以图掩盖他们的罪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了掩盖他叛卖革命的罪行，不仅利用职权，包庇、重用知情者，还秘密销毁了许多敌伪档案。当一个反革命分子供出他被捕叛变的重要情节时，刘少奇矢口否认，竟然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指令判处死刑，借以杀人灭口。历史上，这种事情屡见不鲜。“四人帮”对这套反革命伎俩不仅完全承袭了，而且比他们的老祖宗更阴险、更狡诈、更凶狠、更毒辣。

二十多年前，毛主席在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阶级本质时，曾经极其深刻地指出：“我们的敌人是落后的腐朽的反动派，他们是注定要灭亡的，他们不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他们用幻想事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因此他们的估计总是错误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65页）“四人帮”就是这样一伙反动唯心主义的反动派，在他们看来，对自己的反动历史材料只要实行“三光”政策：抄光，片纸不留；烧光，纸灰捣碎；杀光，把知情人统统整死，就可以掩尽天下耳目，永做“独揽朝纲，任性妄为”的美梦了。然而，这毕竟是黄粱一梦。他们干了那么多坏事、丑事，掩不胜掩，盖不胜盖。他们凭借反革命伎俩，可以销毁一部分罪证，决不能销毁全部罪证；可以伪装荫蔽于一时，决不能伪装荫蔽于一世。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罪证是客观存在，盖是盖不住的，抹也是抹不掉的。越盖越丑，越抹越黑，掩盖的过程也是他们自我暴露的过程。巴枯宁、刘少奇、胡风是这样，“四人帮”也不例外。

欲盖弥彰，原形毕露，机关算尽，一朝覆亡——这就是王张江姚“四人帮”的必然结局！

工业生产的全局搞活了

本报记者评述五月份工业生产形势

翻开国家计委六月一日的生产月报，可以看到，五月份几十种日常调度产品的平均日产量，象钢、生铁、钢材、发电量、原煤、原油、化肥、水泥、棉纱、棉布、汽车、拖拉机……等产品，都超额完成了计划。同四月份比较，除少数几项产品以外，其余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有些增长幅度较大。特别是五月中下半月以来，基本实现了天天满堂红。

这真是一个红色的五月！看着这些表示超额完成计划的红色的数字，谁不欢欣鼓舞呢！这些数字就是射向“四人帮”的一颗颗炮弹，就是学大庆的丰硕成果，就是比学赶帮的新纪录。这些数字标志我国工人阶级响应英明领袖华主席的号召，大干社会主义的冲天干劲，战无不胜的英雄气概。

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发出号召：“抓好交通运输，抓好燃料动力、石油化工、钢铁和其他原材料等重工的生产，把工业生产的全局搞活。”形势

就是按照这个方向发展的。

请看交通运输。五月份继续创出新水平，除个别路局外，全国绝大多数铁路局完成了运输任务，日装车超过计划一千七百车，比四月份有大幅度提高。光是阳泉地区，在路矿两家密切配合下，就提前三个多月完成了突击运输阳泉矿存煤的任务。

燃料、电力，月报上的红字标明是超产。原油、原煤超过历史同期最好水平。发电量创历史最高纪录。以煤为例，十七个主要产煤的省、市、自治区，就有十四个超产。

冶金战线受“四人帮”干扰破坏严重，许多人曾经为钢铁生产担心。现在，月报上的红字告诉人们：冶金战线形势急转直上，冶金产品全面稳步上升，钢、铁、矿、焦五月份超额完成了月计划。一大批重点企业出色地完成了计划，中小企业钢产量也迅速上升。

所有这一切说明了什么呢？打倒了“四人帮”，撤掉了我们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人民扬眉吐气了，群众发动起来了，广大群众中蕴藏着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迸发出来了。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一个更加光明美好的前景很快就会到来。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教导我们：“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94页）华主席亲自主持的全国工业大学大会，使整个工交战线的革命精神为之一振。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是完全能办到的。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我们前面还有更艰巨的任务，各条战线的发展还是不平衡的，还有后进单位。目前，还有一些对工农业生产影响较大的问题需要解决。我们绝不可稍懈斗志，而要继续抓紧抓狠，先进更先进，后进赶先进，革命加拼命，大干六月份，努力实现时间过半完成任务过半的要求。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六月四日讯 由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武元甲大将率领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军事代表团，在空军司令员张廷发的陪同下，今天上午参观访问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受到部队负责人和指战员的热烈欢迎。

越南贵宾在这个部队观看了飞行表演，参观了修理厂、家属制药厂。飞行表演结束后，武元甲大将会见了飞行员，称赞他们的飞行技术，并且一起照了像。武元甲大将向部队指战员转达了越南人民军指战员的热烈问候。他表示，越南人民和军队将为加强和巩固同中国人民和军队的友谊而努力。他祝愿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胡志明主席领导下出色地完成各项任务。

两天来，越南军事代表团还参观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五〇一工厂、北京汽车制造厂、全国工业学大庆展览。分别陪同代表团参观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总后勤部副部长张震、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黄作珍。

越南军事代表团昨天应邀出席了专场文艺晚会，观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部歌舞团演出的歌舞节目和舞剧《骄杨颂》。

越南驻中国大使阮仲永也随同代表团参观访问，并应邀出席文艺晚会。

越南军事代表团参观访问空军某部

余湛会见并宴请法国客人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六月四日讯 外交部副部长余湛今天会见并宴请法国《世界报》主编安德烈·方丹夫妇，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出席宴会的有新华社副社长曾涛、新闻司副司长王珍等。

安德烈·方丹夫妇是六月一日抵京的。

余湛会见瑞典客人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六月四日讯 外交部副部长余湛昨天会见《瑞典日报》军事问题评论员施蒂格·略夫格伦，同他进行了友好谈话。新闻司副司长王珍会见时在座。

伍修权会见日本客人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六月四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今天会见了日本陆上自卫队前参谋长三好秀男，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参加会见的有国防部外事局副局长张秉玉和日本驻华大使馆防卫官在官吉原瑞德上校。

三好秀男是一日到达北京的。

谢黎会见并宴请美国客人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六月四日讯 中国国务院外事负责人谢黎今天会见并宴请美国前副国务卿约瑟夫·西斯科和夫人，宾主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外交部美洲司副司长唐闻生、外交学会副秘书长马家骏参加了宴会。

美国驻中国联络处副主任大卫和夫人也应邀出席宴会。

西斯科是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前来我国访问，于三日到达北京的。

发展我国科学事业 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唐敖庆教授等研究分子轨道理论获得重要成果

新华社长春电 长期从事化学基础理论研究工作的吉林大学化学系教授唐敖庆，最近几年来把分子轨道对称守恒原理从定性阶段提高到半定量阶段，并且和江元生等人一起建立分子轨道图形理论，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量子化学中的分子轨道理论。这一研究成果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引起了国内外化学界的重视。

分子轨道对称守恒原理，是六十年代中期国际上用量子化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分子轨道理论，总结了大量有机合成实践规律而产生，又经大量实验验证、充实而发展起来的。它对有机合成的研究和化工生产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唐敖庆怀着发展我国科学事业、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雄心壮志，从一九七三年开始研究分子轨道理论，并且积极组织他主持的一个研究室有关教师参加研究工作。国际上对分子轨道对称守恒原理有三种理论解释。唐敖庆等在工作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为指导，依据大量实践材料，对国际上三个学派的理论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在此基础上，抓住引起分子反应的价电子运动这个主要矛盾，考虑了分子运动的全过程及其内部电子相互影响，提出了自己的计算方法和计算公式，提出了新的理论，从而发展了分子轨道对称守恒原理，使它从定性讨论阶段提高到半定量阶段。这一理论研究成果应用于有机催化反应，比国际上三个学派中较好的“能量相关理论”具有更大的优点，对发展我国化学基础理论和有机合成工业都有较大意义。国内外化学界认为这一理论较为接近实际，并且扩大了应用范围，为向量化发展开辟了道路。

分子轨道理论发展较早，已出现了几个重要分支，其中广大化学工作者接触应用最多的是比较来说计算量要小得多的简单分子轨道理论。但是，到目前为止，它的理论仍然繁琐，只能个别问题个别处理，数学运算还很复杂，物理图象不清，因此妨碍了这一理论的推广应用。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唐敖庆和江元生等一起，对分子轨道理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他们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了分子的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并把这种关系和简单分子轨道理论的能量级、分子轨道这两个基本问题紧密联系起来，建立了分子轨道的图形理论。这个理论以三条定理的形式，简明、直观地概括了简单分子轨道的基本内容，用来研究分子结构，只须画出分子的结构简图，用很少的运算，就可以得到所需结果。图形理论的出现，使分子轨道理论更具有普遍性，趋向简明扼要和具体化，这样，也就便于有关专业人员能较快地掌握分子轨道理论，使之在我国有机合成的研究和生产上得到应用。

唐敖庆是在解放初期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从海外回到祖国的。二十多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唐敖庆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自觉改造世界观，坚定不移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勤奋地从事化学基础理论研究，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科学事业作出了贡献。他曾二十多次幸福地见到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多次见到敬爱的周总理。唐敖庆一直把毛主席的教导和周总理的指示牢记在心。当“四人帮”反党集团疯狂破坏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时候，唐敖庆坚信毛主席、周总理关于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指示是正确的，坚决顶住“四人帮”的妖风和压力，始终坚持搞好基础理论研究工作，从未间断。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唐敖庆感到无比高兴。他和大家一起积极投入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愤怒批到“四人帮”破坏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罪行。他们决心在华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繁荣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技术事业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我国科学工作者战胜千难万险

在西藏采集大量地层古生物化石标本

据新华社拉萨电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的科学工作者战胜千难万险，采集到大量的地层古生物化石标本。

这些标本对于进一步研究青藏高原的地层系统和海陆变迁，对于更好地阐明西藏高原地质发展的历史和矿产分布规律，都具有重要价值。

科学工作者们从一九七三年开始，在东起昌都，西至阿里，北越昆仑，南登喜马拉雅，在不同地区和带，进行了连续四年

的野外工作，采集了三十多个门类，数以千计的生物化石标本。通过采集到的大量古生物化石的鉴定，科学工作者对前人关于西藏地层的错误认识，作了不少纠正。新获得的地质古生物化石，为研究西藏不同地区的海陆变迁情况，提供了可靠的资料。据已采集到的化石来判断，在距今一千万年到三百万年的上新世至更新世早期，西藏全境还是一个气候湿润、植物繁茂、湖泊众多的地区。此后，随着山体的不断抬升，部分山峰达到了雪线以上。高耸的山脉挡住了南面吹来的湿热空气，发生了决定性的气候变化，有些湖泊逐渐干涸成为湖盆，有些淡水湖变成了咸水湖，有的地方成了荒漠。在这个最高山脉形成的后期，人类开始活动，在喜马拉雅地区，科学工作者们在此发现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堆积和新人头骨，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中墨两国青年体操队在京进行友谊比赛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六月四日讯 墨西哥青年体操队今晚在首都体育馆同中国青年体操队进行了友谊场比赛，受到一万八千名观众的热烈欢迎。

国家体委负责人李梦华、中国体操协会负责人柏坪、墨西哥青年体操代表团团长、墨西哥体操协会主席胡安·何塞·萨尔塞，墨西哥驻中国大使马丁斯和夫人等，观看了比赛。

比赛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每当一方运动员成功地作完动作时，另一方运动员便走上前去握手，表示祝贺。比赛结果，中国男子团体总分是二百七十九点五五分，墨西哥男

队团体总分是二百六十三零分；中国女队团体总分是一百八十四点零一分，墨西哥女队团体总分是一百六十三点七零分。

我国国际旅行社北京分社举行招待会

欢迎日中农交山形县友好之翼访华团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六月四日讯 中国国际旅行社北京分社今天晚上举行招待会，热烈欢迎川户一郎为团长，西村力弥、上林与市郎、吉村敏夫为顾问，守谷吉男为秘书长的日本日中农交山形县友好之翼访华团。

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负责人张雨、北京市革委会外事办公室负责人刘向文、中国农学会理事长张其瑞、中国国际旅行社北京分社负责人曲琨出席招待会。

招待会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曲琨和川户一郎先后祝酒，共祝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不断发展。访华团一行一百多人是昨天乘飞机到达北京的。



李先念副总理会见南斯拉夫科技合作代表团。新华社记者摄

王震副总理会见日本北海道经济联合会代表团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六月四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今天下午会见以岩本常次为团长，森鼻武芳、岩泽靖为副团长的日本北海道经济联合会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王震副总理会见以岩本常次为团长，森鼻武芳、岩泽靖为副团长的日本北海道经济联合会代表团。新华社记者摄

我上海舞剧团出国访问后回到上海

新华社上海一九七七年六月四日电 以对外友协副会长丁雪松为团长，孟波、陈锦清为副团长的中国上海舞剧团，圆满地结束了在法国、加拿大的友好访问演出，今天晚上乘飞机回到上海。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一平、赵行志，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和上海文艺工作者，到机场欢迎。对外友协副会长林林、文化部对外文化司负责人朱明也由北京到上海迎接。



魏 钢 焰

一九七三年春节前夕，我正在大庆一二〇五钻井队的列车式板房里。

夜已深了。畅谈终日的铁人的老战友们也都走了，我却毫无倦意。我面前的笔记本上，记述着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激情歌颂，向新区出征的急切向往，和对铁人的深切怀念。当他们述说阶级敌人对铁人的残酷迫害和他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的时候，这些在井喷烈火中连眉都不皱一下的钻井们，滴滴热泪滚落在工服前胸上！一个早就藏在我心头的问题，又跳了出来：铁人罪在那里？大庆错在何处？为什么直到此刻，祖国大地上、大庆红旗下，还有黑影幢幢、阴风嗖嗖？他们究竟是什么人？他们要把中国引向哪里？我脑中，似团团风雪卷飞。我一把推开房门，向外走去。

多熟悉呵，这个漫天皆白的无际雪原！铁人啊，就在这样一个严冬的深夜，在一次敌人煽动的围攻之后，你从那空荡荡的台上醒过来，挪到门外，伸手从檐下拿了一根吊垂的冰柱，靠墙坐下吮吸着，了望着，这是什么地方？忽然，一个系着围裙的老师傅，从暗中走到他面前，递过一碗热腾腾的面条。铁人端过来用筷子一挑，两颗嫩白的荷包蛋露了出来……老师傅蹲下来急切地说：“你快走走吧，铁人！他们对你要下毒手呵！”随着围来的几个同志也插上话：“到北京去，找总理去！”“没路费不要紧，我们给你凑了。”铁人深情地望着这些陌生的阶级弟兄的面孔，沉默了一会，摇摇头冷静地说：“我不走！”随即昂起头，射出剑刀似的眼光，铿锵地说：“我不走！”铁人，你为什么要说“我不走”呢？你是什么时候呢？当你应周总理召见踏进开往北京的车厢的时候，当你见到总理慈祥的面容，握住那双温暖的手的时候，你脑海里浮现着什么？当你来到总理的浓眉下，怒射出闪电似的眼光，慷慨抨击那些妄图吹倒大庆红旗的阴谋家的时候，你心中翻腾着什么？……我想着，沉思着，眼前又展现出与铁人相处的那些日子……

一

一九六四年的春夏之际，我来到大庆。我正收拾行李，准备下去的时候，一位服务员跑来告诉我：“铁人工作报告啊，你不是想见见他吗？”我急忙赶去，挤进那水泄不通的小会议室里。

这就是那一声大吼地声三抖的铁人么？你看他，面对满屋子的仰慕目光，那么自如，就象蹲在井架旁闲聊家常。他，戴一顶折断了帽檐的鸭舌帽，戴着衣领，棉工衣的袖口、膝盖都已磨破，随处可见汗水、油渍、铁锈的痕迹。而最引人注意的，是在这个中年人的额头眼角，过早出现的密密的深深皱纹！这皱纹、这衣着、这神态，象极了，这是块突兀于峰顶的坚硬岩石。酷日狂风，它刻下了条条深纹；雨雪霜露，给它留下了片片苍苔。它，扎根大地，连结着群山，屹立于历史风雷中！

听来，报告已近尾声，他前倾着敦实的身躯，诚恳地说：“没有毛主席和党，我早给扔到玉门东岗上喂狼了。象我这样的工人，全国哪里没有？要没有革命的炉火，我们还不是毛矿一块？要没有毛泽东思想点卤，还不是浆水一锅？……那时光想党救了我，我就要狠上猛干；但那时工人阶级肩扛上担子的担子，不那么底底。一九五九年国庆观礼，汽车上的煤气包，一下把我压醒了！好嘛，帝修反的手都卡到咱喉咙上来了！呼的一下肩膀上就放上了国家的压力，革命的压力！不知从哪儿冒出那么大的劲，不要说并架了，就是座铁塔也能把它立起来！没吊车么？抬！一个抬字就是这样喊出来的哩！”

会散了。铁人听说我要下去，很高兴，说：“水有源树有根，多到基层跑跑，光听我们几个说不行。大庆，无非是不信鬼，不信邪，敢承认矛盾，解决矛盾。工委今年的口号就是按两分法前进嘛！依我说，下去了，不要光听高标准的，还要听听怎么从低标准来的，现在还有什么低标准……”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会面。

不久，他到让胡路来开会，顺便来看我。站着说了几句，他便匆匆告别。我问：“你去哪里？”他手握车门，扭身高兴地说：“怎么，要和我一块转转？好，上车！”

一上路，就见一条醒目的标语扑面而来而

来：“以两分法前进！”铁人点了支烟，捻脸问我：“你会唱秦腔么？喜欢么？那里头有些故事，叫人动脑子。一个人嘛，得常记着‘走麦城’。那位姓关的脑子呀，光有个五虎上将，光记得过五关，尾巴翘到天上去了，末了，怎么样？垮啦！”说着，小车一拐，离开公路，在草原上奔驰着。

“到了！”下了车，铁人领我直走上一个度井口，用脚跺了跺说：“这儿是一二〇五队填掉的一口报废度井！”“为什么？”“打斜了，度四七。前边那口直井，就是填了这口井以后打成的。”

铁人盘腿坐在草地上，用手拍着脑门说：“这里头，就是指挥部，不住个红指挥，就要钻进去个红指挥。指挥部一垮，你有飘洋过海的本事，也要淹死！一九六三年，形势好转了，有点松松，井队领导光惦记着抢小红旗，忽视了大红旗；只抓钻头，不抓人头。结果，心散了，井也打斜了。这事，根子还在我这儿。天不怕，地不怕，忽视政治挂帅最可怕！填井的时候，井队的人是噙着眼泪去背水泥的。有人难过地说：‘队史上还没有这么一笔！’我说：‘不记这一笔，队史就是假的，就写不下去！怕的是你不把它刻在心上！’天冷天热，刮风下雨，我们都来这儿看看。学两论么，这就是个活教材！”

接着，铁人领我又看了几个“失蹄”“栽交”的现场。忽地，我觉着身边坐着的这位朴实钻井的棉工衣下，蕴藏着个深远博大的世界！他见我靠在车座上沉默着，便笑问道：“看这些东西是不轻快，可咱们这些人，能成天抱着奖牌咧嘴笑么？有位老兄，跟我们几个去北京开会，和毛主席握了手，照了像。他要了那张照片四处炫耀，神神海吹。我说：‘同志呵，毛主席是和大庆握手哩！不能用几十万职工的汗水，洗自己的脸呀！’这话不好听，可我还是希望他听进去。路还长得哩！咱们才走了几步嘛！……共产党员嘛，不能靠卖膏药过日子。这样下去，非垮不可！”事隔十一年之后，这个曾见风使舵、青云直上的人，在“四人帮”“放虎归山”的反革命部署下，上窜下跳、利令智昏、否定大庆，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铁人的预言，可真是字字金石、声声雷鸣呵！

二

不久，轰轰烈烈的社教运动开展起来。在一次检讨斗争大会上，一个老井架工质问两个混进领导班子的坏人道：“你们这两个挂着共产党员牌子的吸血鬼，压榨这两个知道零下四十度在冰上打井上打什么味儿！”他的声音在会场回荡着：“毛主席心疼工人，发下了保健肉，你们连眼都不眨一下就塞到狼肚子里了。你们和地主老板有啥不同？！……”愤怒的眼泪硬说他说不下去了。铁人呼的一声站起来，走上前去，一把攥住那个老井架工粗茧累累的大手，举起来说：“大家都记得他吧？一九六一年苏修卡我们，粮食困难，上级发给井架工发了保健肉，他硬不吃，把肉菜倒在大锅里煮！这就叫工人阶级！你们俩呢？不要说党性、革命性，他还有点味儿，能吃下去？！要叫你们这帮黄仁仁坐了王位，又得出多少白毛儿！”铁人如此狂愤暴怒，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当时，我虽也懂他的阶级感情之强烈而震动，但我比较懂得这感情的根底，还是以后的事。

那天晚上，我去找他，走到门口，听见他象在和人声大辩论。推门一看，原来是他独自在灯下研读党中央的社教文件呢！见我进去，他一把拽我去，指着最后那一大段说：“快给我再念念。”他睁大眼睛听我念完后，大声说：“……就不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老兄啊，是反革命复辟呵！甬看我和他们斗了这么多年，要不是毛主席点醒，我还弄不透这是场什么仗火！”说着他从桌子上拿起烟斗，在腿上甩掉了两下，对我说：“走，咱到井队上看看，两天没去，心就慌！”

高杆上的“小太阳”灯光，把整个井场照得亮如白昼，井队正在为高速优质地打出直井而战斗。铁人望着满眼红丝、脸上油汗的队长，疼爱地说了几句话，便脱下棉袄奔上钻台干活了。

直到走出井场，他还恋恋不舍地回头望着说：“你注意这个队长了没有？这是个铁胆英雄。那年，他并架挂断了采油树，

油冒了几十米高，人上不去。他和三个工人拿个闸门，一下就冲进去了。赶到我去，他已安好了闸门，自己可淋成了个油柱子。我们的工人多好啊！那些坏蛋硬要把这样的工人踩在脚下！把大庆火坑里埋！”

吉普车在洒满月光的公路上飞驰着。他象是看见了什么，招呼停车。下车一看，原来是一位瘦高的钻井工，抱着发烧的孩子要到医院去。铁人吩咐司机去送他，我俩便步行回大队部去。我俩踏着从树行里洒下的斑斑月光，边走边谈。铁人笑道：“甬看他都当了爹，在我心里，他还是个娃娃。一九六〇年打生产试验区的时候，我连病带累昏了过去。忽听身边有人哭，睁眼一看，是他和几个老战友。他们说：‘你不能再这么折腾，看你的脸都变形了，再这么拼，你就要……’我说：‘不就是个死么？我是豁出来了，只要上午拿下油田，下午倒在钻台上也是痛快的！’那会儿想，在这一个重大考验吧，可谁知道，世界上还有比那更艰苦的仗火，更揪心的考验哪！”

铁人的话，回荡在寂静的公路上，震击着我的心。那时，暗藏的阶级敌人搞分裂、腐蚀、暗算阴谋，煽起一股阴风，铁人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一些同志不明真相，有的想和稀泥，有的认为铁人过于认真。今天他们才痛心懂得，铁人在那种环境下斗争，要有多大的毅力，要有多么坚强的党性！我感叹地对他说：“老铁，在那时候下，你能一直挺下来，可不容易啊！”铁人不做声，半晌，却突然问我：“你看，我是个轻易掉泪的人么？可有时也不由人啊！一回，他们围攻我最厉害的时候，我气不过，到工委去了。推门一看，首长正站在开发大图前头出神哩。我心里暗的一下，心里说：王进喜呵，领导的肩膀上扛着多重的担子呵！他们都是两鬓苍苍的人了，你不说给分担点压力，还去打拢他们么？我把门轻轻关上走了。走着走着，不知怎么，眼泪就冒出来了……哎，去他的，流这咸水珠子做啥！我用袖巾一擦擦干，斗！好嘛，毛主席发战令了！斗来斗去，越斗越灵醒了，越气旺了！这个仗还真有个打头咧！”

三

一九六五年秋，我搬到铁人房中去住。这时，他已担任了钻井指挥部的副指挥，但仍象他在井队时那样，他在家，屋子里人人来住，川流不息；他出去，身边是团团圆圆的人群。他们是来谈心的，“告状的”，要他伸手相助的，要他排解矛盾的人。我笑对铁人说：“你走到哪儿，哪儿就是接待站。”他笑着说：“有什么办法？咱们是共产党嘛！这些不上串的事，总得有人管嘛！”家属大楼没烧，几十里外的钻井就觉着冷了。咱不能把马列主义、党的政策光放在书桌上、文件夹子里嘛！对不对？”

一天，他带我到家属基地去。刚踏进托儿所外门，就听见哇哇的哭声。铁人急步推开保育室的门进去，只见一个小娃正坐在地上哭鼻抹泪。铁人提高声音问：“阿姨呢？”一个敦实淳朴的中年职工家属，抱着孩子匆匆来。铁人激动地批评她：“钻井们在一线苦战，你却任由他们的孩子哭？”她望着铁人，不做声，不辩解。……赶我们回去的时候，一位干部随车到前边办点事。当他到了地点下车时，说：“老铁同志，那阿姨是个好同志。她抱的是别人的孩子，坐在地下哭的那个娃，



倒是她的亲骨肉咧！”铁人睁大了眼：“噢？……咳！”他向司机喊道：“掉头，回去！”小车急扭过头，冲向托儿所。一下车，铁人就闯进门，四下找着，发现那小娃已洗净了泪脸，正坐在小凳上抱着球玩。他一把把娃娃举起来看着，看着，紧紧地搂在胸前。

晚上，我正在写日记，铁人开完会回来，抖落身上的雪花，坐着默默地煮香烟抽。忽然，他说：“你该把今天的事写一下。看今天那位大嫂，把自己的亲骨肉放在地上哭，手里头可抱的是阶级弟兄的娃！这且不说，叫我乱轰了一通，把功当过的批，她还还不嘴不生气，就那么笑嘻嘻地听着。老兄呵，你能办得到么？天天说英雄，这才是英雄咧！”说着他站起来，向我历数一位位无名英雄，一个个良师诤友，从老首长到普通钻井工，从玉门的师傅到大庆的老乡，凡是对他严格要求，启发教育过他的人，他都记着，怀念着。最后，他长出口气说：“我想起这些同志，想起这些活着和死了的无名英雄，我就问自己：你能达到这些同志的要求么？你能代表他们的心愿么？你不能少做点低水平的事么？”

熄灯时，夜已深了。好一阵子我还听见他在床上辗转反侧。铁人啊，你在想什么呢？工人们说得好多：砸碎了铁人的骨头，也找不出“我”字的渣渣来！哪个想革命的人，不为你那无私无畏所感动，不向你一向严于律己的精神前反省？你自己就是千万无名英雄的代表呵！……

我就要暂时离开大庆了。临行前，铁人约我去看一个人。“谁？”“今年我还托你给他家捎过粮票和钱的。”呵，是那位牺牲了的钻井工张启刚同志！

车，在茫茫雪原上奔驰。到了坟前，铁人走过去，默默地望着盖满白雪的坟。那目光，就象射穿土层，望见了战友亲切的面容。这时，我想起那位鬓有白丝的烈士的母亲，坐在炕上向我倾诉的情景。铁人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问道：“老人的身体怎么样？有粮么？你看了米袋、米缸没有？要揭开锅盖看看，咱才放心。”说毕，他向坟边一所小学大步走去，告诉迎出来的老师，要在坟旁栽树，要带学生们来扫墓。他说：“要告诉咱的后代们，大庆不是从地下蹦出来的，红旗不是从天上飘下来的。谁反党，反大庆红旗，就和他拚，要不对不起烈士的英灵！”

当晚，我打开日记本，思索着今天的一切。忽然觉得：我对身边的铁人，理解得何等肤浅！在他肩上，不只有国家缺口的压力；在他心中，更不只是装着战友的友爱和同情；他那朴素的工衣里，还着一颗包涵整个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红心！他身上的细胞、神经，强烈地反映着他们的甘苦、心愿、感觉、悲喜！所以，他才有如此敏锐的政治目光，坚韧不屈的脊骨，彻底清醒的头脑，扎实坚定的脚步。

四

在那黑云翻滚的时候，铁人啊，你为什么要冒险步行几十里又去“第一口井”呢？当你又摸着卸车台、水井的时候，难道仅仅在回顾战斗岁月么？

不，你站在这儿，可以俯瞰这场伟大斗争的来龙去脉，可以看到斗争的未来远景。当毛主席指挥大庆人踏万里霜雪，在这里树起红旗的时候，人们欢声雷动，献身奋战。然而，不是直到那阴森的地下室里，面对同他们厮杀十多年的坏蛋，看见他们身披红袍、手持利刀向大庆扑来的时候，才真正感到这面红旗的价值和光辉么？这座“第一口井”，是卡在敌人咽喉的一根钢刺！大庆红旗，不仅是会战胜利的信号，它对修正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讨伐檄文！不正由此，你才说出“我不走”的誓词么？

铁人啊，为什么在你当选了中央委员以后，一回大庆就亲自去成立回收队呢？

不嘛，你心疼失散的钢管、器材；但，你更心疼的是被林彪一伙妄图否定的两论起家传统，是阶级敌人妄图腐蚀的大庆队伍。你是挺胸去进行一场特殊战斗，是在捍卫那被妖魔鬼怪的革命阵地呵！

一九七三年春节刚过，我乘车来到回收队。天阴得很，不时撒下细碎的散霰，越向前去，公路上就越冷落，车窗外，只有间或闪过灰色井房。我眼前，象又看见铁人领着回收队职工，肩扛废木料，挑起旧砖瓦，面迎黑风妖雾，昂首挺进，一步一步一个脚印地向荒草甸子走去！

下车后，举目四望，好啊，排排工房、库房，修复的井架、车辆，回收的堆堆钢管器材，这一切，全是靠铁人和工人们，在这块荒草甸子上，凭着铁肩大手，又打出的一个新世界！

这儿，是一九七〇年冬末为支援新区装配活动房架的地方。天寒地冻，野外作业，调谁来干呢？铁人回去领着铁人亲手带出来的一二〇五钻井队，踏着冰雪，把会战的篝火又点起来了。有人说：老队长怎么叫标杆队弄这个？有人说：要弄也该给点好料，这是〇五队出的活儿呀！铁人正在拍钢架，听见这议论，放下钢架说：“要用好料干露活话，还用着咱们来？！”他走近向他围拢来的钻井们说：“同志们，〇五队的标杆队是怎么打出来的？没有后动同志的汗水，兄弟单位的颗颗红心，党和人民的勤水心血，不是从地儿里蹦出个标杆儿！叫你们来，是为了焊几座房架，是要咱再点起会战的篝火，烧骄气，逼邪气，再炼炼无产阶级的气正！”如今，在我脚下，虽只飘过几朵的灰烟，而那熊熊不灭的火，却照透了那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在密室里暗搞帮派的黑心，酒筵前收买党羽、腐蚀队伍的妖雾……

暮色降临了。我在屋中靠床歇息，手摸着粗糙干燥的墙壁……在刚坐起房的第二天，铁人就硬要搬进湿房子住，直到关天，他病了，浑身麻木，也不搬走。是呵，他什么时候管过自己呢？在他临终前被癌症折磨的当儿，他还记着家属基地有臭虫，要治。他叫人买几十斤敌敌畏，详细叮咛用时要注意安全，搬过以后给他汇报。可是，他再也见不到这封汇报信了！他郑重嘱托要把大庆所有的烈士和工伤同志，登记造册，按期慰问访视，解决困难，并要把名册送过去。可是，他再也见不到这份日夕牵心的阶级弟兄花名册了！

铁人打不开，坐到桌边，抚摸着这张铁人用过的桌子。铁人啊，不就是在这张桌前，你接待过许多远道来访的战友么？你鼓励他们顶住妖风，就是舍出这一腔热血；也不能丢掉两张起家，三老四严的命根子！不就在这张桌上，你义无反顾地向周总理上书直言么？你那封夹雷带电的报告，到今天还轰鸣大地，照长天呵！

从一个个含着感激的热泪走上钻台、为报答党的恩情而舍身苦战的钻井工，到肩负国家压力、以生命和鲜血进行会战的闯将，到胸怀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的，冲杀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决战的最新列的伟大战士，这就是王进喜同志的光辉征程。

* * *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这个伟大的时刻，是中国革命的一座新的高峰。我们立在这颗霞染红的峰顶，看见了从南湖的小船到不尽的未来，有一条如何漫长、曲折而壮丽的征途！

每当我们处于这种关键时刻，就会看到，那革命历史中的每座里程碑，每一章转折性的诗篇，每一位伟大的人民英雄，都闪烁出新的异彩，放射出新的光芒。于是，我们似又看见：在那漫长征途上，在那茫茫雪原上，横贯一支行进大军——铁人和他的战友们，正携手挽臂，向着共产主义的未来，大踏步地走着，走着……



· 第八十二期 ·

力量的源泉

〔春色木刻〕

赵宗藻

苏丹的勇敢行动鼓舞了非洲人民反霸斗志

扎伊尔报纸说苏丹驱逐苏联军事专家吓得克里姆林宫胆战心惊

苏丹国防部长强调决心保卫国家独立和红海地区安全

新华社金沙萨一九七七年六月四日电 扎伊尔《埃利马报》六月三日发表评论,赞扬苏丹关于驱逐全部苏联军事专家和限制苏联驻喀土穆外交人员人数的决定。



五月十六日,苏丹工人和农民在喀土穆举行示威,抗议苏联干涉非洲事务和策划反对苏丹的阴谋。这是示威者在苏联驻苏丹大使馆前向苏联外交官递交抗议书。

评论指出,苏丹的这一决定是一个引起巨大反响的勇敢行动,它使克里姆林宫的老爷们吓得胆战心惊,使他们在覬覦和控制这个国家的卑鄙伎俩中遭到了揭露。

评论说,克里姆林宫的老爷们曾经企图通过军援和经援来控制苏丹,但这个企图没有得逞。

评论指出,苏丹人民这次同苏联关系的恶化不仅不会受到损失,“恰恰相反,这种关系的恶化将促使苏丹人民保持高度的警惕。而且,这种恶化使得苏丹人民懂得,苏联确实不是一个真诚的朋友或天然的‘盟友’。”

评论说,苏联使用种种背信弃义的手段来压苏丹,从而暴露了它的社会帝国主义面目。

评论指出:“我们深信,富有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光荣传统的苏丹人民将坚决捍卫其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贪得无厌的苏联剥削者的一切恫吓。”“苏丹定能摧毁一切反对它的阴谋。”

新华社喀土穆一九七七年五月三十一日电 苏丹国防部长穆罕默德·阿里五月三十日对苏丹

通讯社记者说:“苏丹人民武装部队决心履行保卫国家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的任务,并为保卫红海安全以及阿拉伯和非洲地区的安全作出贡献。”

他指出:“外国军队出现在红海地区,使这个地区成了国际争夺的场所。苏丹人民武装力量决心同其他兄弟的阿拉伯国家的武装力量一起努力保卫具有战略意义的红海地区的安全。”

他在谈到阿拉伯国家自己生产武器时说:“这是在保卫阿拉伯民族安全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还说:“依靠东方集团或西方集团提供武器,将给阿拉伯民族带来巨大的危险。”

关于非洲形势,苏丹国防部长指出:“某些国家向一些非洲国家提供军援,继而派遣军事专家,然后向一些非洲国家发动武装入侵,干涉它们的内政。某些国家的上述种种活动都是为了在非洲获得一个立足点,作为它们控制这个立足点周围地区要地。”

警告史密斯政权。非统组织的声明指出:“既然史密斯非法政权已经向莫桑比克开战了,那么唯一恰当的回答就是加紧津巴布韦的武装斗争并把战争一直推进到这个政权的大门那里去。”在一片反对声中,现在,史密斯政权已经陷于更加狼狽和孤立的境地。



今天“六·五”战争的十周年。在那次战争中,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无耻出卖,使阿拉伯国家遭受了严重挫折。但这个反面教员起了有益的作用,使阿拉伯国家逐步认清苏修这个“天然盟友”的虚伪面目,不靠它的假支持,也就不再吃它的真出卖的亏。十年来,阿拉伯国家立足于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团结斗争,不断胜利前进,形势大好。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霸霸东,侵略非洲的狂妄野心,却不断遭到挫折,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埃及的履约,扎伊尔的胜利,苏丹和其他红海国家的团结斗争,就是生动有力的证明。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六月三日上午接见了以杨勇为团长、吴富善为副团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友好参观团全体成员。

朝鲜中央通讯社稿(新华社发,传真照片)

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友好访问

杨勇率我军友好参观团离平壤回到北京

新华社平壤一九七七年六月四日电 以杨勇为团长、吴富善为副团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友好参观团,圆满结束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友好访问,六月四日上午乘专机离开平壤回国。

到机场欢送的有: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朝鲜人民军总政治部司令员杨勇为上将,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朝鲜人民军第一副总参谋长金铁万上将,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副部长金泰律上将,朝鲜人民军副总参谋长赵明善中将,朝鲜外交部副部长田仁彻,平壤市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姜希源等和平壤市劳动人民。

中国驻朝鲜大使吕志先、大使馆武官铁雷和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代理首席参谋长广海也到机场送行。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六月四日讯 以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部队司令员杨勇为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吴富善为副团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友好参观团,圆满结束了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友好访问,今天上午乘专机回到北京。

到机场迎接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才千、总政治部副主任黄玉昆、总后勤部副政委曹思明、海军副司令员高振家、空军副司令员何延一,国防部外事局副局长朱开印。

朝鲜驻中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徐钟国、武官金甫润大校也到机场迎接。

罗得西亚种族主义侵略军被迫撤出莫桑比克

新华社马普托一九七七年六月四日电 在莫桑比克武装部队的英勇反击和非洲进步舆论的强烈谴责下,罗得西亚种族主义侵略军最近已被迫撤出它所侵占的莫桑比克领土。

五月中旬以来,罗得西亚非洲政权借口“追捕”津巴布韦的游击队,不断派军队对莫桑比克边境地区进行骚扰和侵犯。五月二十九日,史密斯政权的武装部队又进行了一次更大规模的袭击,并且侵占了离边界约有九公里的地方。敌人所到之处,野蛮地屠杀和破坏,破坏铁路、车站和学校。几天来,莫桑比克的武装部队奋起同侵略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不断打击敌人。

据莫桑比克通讯社报道,侵犯太特省的敌人的进攻已被粉碎,并且有三架敌机被当场击落,一批逃窜的敌军在太特省西北地区被俘。各地莫桑比克武装部队也加紧反击其他入侵的敌人。

除了侵袭莫桑比克以外,史密斯政权在五月中旬还派出反动武装袭击了

博茨瓦纳,并且公然对赞比亚政府进行威胁和恫吓,叫嚣要对赞比亚发动“先发制人”的袭击。

史密斯政权有预谋的挑衅行动,引起了广大非洲国家和人民的愤慨和谴责。最近,坦桑尼亚、赞比亚、博茨瓦纳、加纳、马达加斯加、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塞内加尔、突

尼斯等许多非洲国家的政府、领导人和舆论界,纷纷发表声明、谈话和社论,强烈谴责史密斯政权对莫桑比克、博茨瓦纳和赞比亚进行的野蛮侵略和挑衅,并且重申坚决支持津巴布韦人民和南部非洲人民的武装斗争。非洲统一组织和非洲工会国际还分别发表声明,谴责和

罗得西亚军队又一次入侵博茨瓦纳

新华社哈博罗内一九七七年六月四日电 博茨瓦纳总统办公室六月三日发表的新闻公报宣布,一小股罗得西亚种族主义军队六月二日晚越过边界,用迫击炮和轻武器袭击博茨瓦纳国防军在卡宗格拉的营地。这是史密斯政权对博茨瓦纳领土的又一次侵犯。

新闻公报说,博茨瓦纳国防军进行了反击,迫使入侵者撤回罗得西亚去。

同时,另一股罗得西亚军队从罗得西亚境内向卡宗格拉的警察所开枪射击。他们在后撤以前还从赞比西河对岸向博茨瓦纳的赞比亚移民所开枪。

结等措施;对外奉行反帝、反殖、反霸和不结盟政策,主张阿拉伯国家、非洲国家团结,反对外来干涉、侵略和控制,支持巴勒斯坦人民、非洲和其他地区人民的解放斗争。今年五月十二日,苏丹政府决定解除苏联军事专家在苏丹工作的合同,同时关闭附属于苏联驻苏丹大使馆的苏联军事专家事务办事处,限令九十名苏联军事专家连同他们的家属于一周内离开苏丹首都喀土穆。之后,苏丹政府又下令驱逐四十名苏联驻苏丹大使馆的外交官和使馆人员,限令他们在星期一离境。

苏丹政府在尼迈里总统领导下,对内采取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加强国内团结等措施;



主席。两国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文化科学技术协定”等。一九七六年中国人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逝世时,尼迈里总统均发表唁电。同年九月,我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时,尼迈里总统、穆罕默德·巴吉尔·艾哈迈德第一副总统、副总统兼总理拉希德·塔希尔·巴卡尔分别发来唁电。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尼迈里总统致电华主席,对华主席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表示祝贺。

一九七〇年八月,尼迈里主席兼总理率代表团访华。毛主席会见了尼迈里

红海地区国家的反霸斗争

在印度洋的西北部,有一个狭长如带的水域,它就是印度洋的一条巨大臂膀,远远地深入大陆,成为亚非两大洲的天然分界线,这就是红海。

红海是世界上温度最高的海,适宜生物的繁衍生长。浮游海面的微生物群和死亡后呈红褐色的海藻,常常使海水变红,加上海底粉红的珊瑚礁和两岸赭色的群山,更使它增添逊色。红海因此而得名。

红海南北长达一千二百英里,东西最宽的地方是二百五十英里,最深达二千六百余米。红海地区的国家有: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法属索马里(吉布提)、索马里、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沙特阿拉伯和约旦等。

红海连同它北面的苏伊士运河和南部的亚丁湾,是连接亚洲、非洲、欧洲三大洲和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三大洋的交通要道。从欧洲来的船只经过苏伊士运河、红海到印度洋比绕道非洲南端的好望角经大西洋到印度洋,航程缩短一万公里左右,即缩短航程百分之四十左右。南部的曼德海峡扼红海和亚丁湾的咽喉。红海地区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使它成为帝国主义,特别是苏美两霸激烈角逐的场所。

× × ×

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的“外长”,竟把它对莫桑比克的狂妄入侵,说成是“防御性行动”。这当然是荒谬的谎言,但也暴露了它的荒谬的幻想。这个反动政权以为,它对莫桑比克、博茨瓦纳和赞比亚邻国的挑衅和侵犯,能够压倒非洲国家对津巴布韦解放斗争的支持,搞垮津巴布韦人民的武装斗争。这也叫“以攻为守”吧!然而,结果恰恰相反,越“攻”越难“守”,“攻”得越猖狂,防线垮得越快。罗得西亚种族主义侵略军不滚出莫桑比克,预示着它的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的末日更近了。

为了争夺世界霸权,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苏修就把侵略的黑手伸进了红海地区。它采取种种欺骗和威胁手段,阴谋对这个地区的国家进行政治控制、经济渗透,并攫取这些国家的港口作为军事基地。它竭力在沿岸国家之间挑拨离间、制造矛盾、扩大分歧,加紧策划颠覆这些国家的政府。

面对两霸对红海地区的激烈争夺,特别是苏修对这一地区的疯狂侵略扩张活动,越来越多的国家为了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正在积极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和合作。红海北部地区国家埃及、苏丹、沙特阿拉伯三国元首去年七月在吉达举行会议,南部地区的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索马里和苏丹四国元首今年三月在塔伊兹会晤,分别就加强团结合作、共同对付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积极成果。目前,该地区更多的国家正在为召开红海沿岸各国会议而努力,以进一步促进红海地区国家的团结反霸事业。苏丹总统尼迈里最近指出:“苏联力图操纵红海国家”,“两个超级大国把红海置于它们的世界战略范围内。使沿岸各国避开大国的贪婪并使红海成为和平湖,这是合适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红海沿岸国家采取了有力的行动,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进行直接的揭露和打击。一九七二年七月,埃及政府宣布赶走苏联军事顾问;一九七六年三月,又毅然废除了埃苏条约。最近,苏丹政府也采取了驱逐苏联军事专家和部分外交官、使馆人员的果断措施,给苏修的侵略扩张计划以沉重的打击。

苏丹民主共和国

苏丹民主共和国位于非洲东北部,北与埃及接壤,东邻埃塞俄比亚,南同肯尼亚、乌干达、扎伊尔毗邻,西同中非、乍得交界,西北同利比亚为邻,东北濒临红海。全国面积为二百五十万平方公里,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人口一千八百二十万。北部和中部居民以阿拉伯人为主,南部居民大部分是苏丹黑人。首都喀土穆。阿拉伯语为国语。

苏丹是世界上最热国家之一,夏季平均温度在摄氏四十度以上。苏丹是一个农业国,主要农作物为棉花,是主要出口商

品。其他农作物有高粱、花生、芝麻、玉米等。苏丹的阿拉伯胶(药用和做糖果用)也是主要出口商品,占世界总产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工业主要有制糖、轧花、纺织、制革、炼油、食品、水泥、采矿等。苏丹人民具有反帝反殖斗争的光荣传统。苏丹人民曾举行武装起义,打败入侵的英国殖民者。苏丹人民经过长期艰苦斗争,终于摆脱了帝国主义几十年的殖民统治,在一九五六年一月一日赢得了独立。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

喀土穆

喀土穆是苏丹民主共和国的首都,位于青、白尼罗河汇合处。

喀土穆建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曾是象牙贸易中心,一八三〇年成为苏丹的首都。一八八五年经英国侵略战争。一八九八年以后发展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and 交通枢纽。这里有国际航空站;铁路直通红海。由喀土穆沿尼罗河可航行至埃及首都开罗。喀土穆是棉、粮集散地,有制革、纺织、食品等工业。主要建筑物有政府大厦、伊斯兰教寺院、博物馆和动物园等。市内的喀土穆大学,是非洲有名的高等学府。



